

齐桓晋文之事

《孟子》

齐宣王问曰：“齐桓、晋文之事可得闻乎？”

孟子对曰：“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，是以后世无传焉，臣未之闻也。无以，则王乎？”

曰：“德何如则可以王矣？”

曰：“保民而王，莫之能御也。”

曰：“若寡人者，可以保民乎哉？”

曰：“可。”

曰：“何由知吾可也？”

曰：“臣闻之胡龀曰：王坐于堂上，有牵牛而过堂下者，王见之，曰：‘牛何之？’对曰：‘将以衅钟。’王曰：‘舍之！吾不忍其觳觫，若无罪而就死地。’

对曰：‘然则废衅钟与？’曰：‘何可废也？以羊易之。’不识有诸？”

曰：“有之。”

曰：“是心足以王矣。百姓皆以王为爱也，臣固知王之不忍也。”

王曰：“然，诚有百姓者。齐国虽褊小，吾何爱一牛？即不忍其觳觫，若无罪而就死地，故以羊易之也。”

曰：“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。以小易大，彼恶知之？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，则牛羊何择焉？”

王笑曰：“是诚何心哉？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，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。”

曰：“无伤也，是乃仁术也，见牛未见羊也。君子之于禽兽也，见其生，不忍见其死；闻其声，不忍食其肉。是以君子远庖厨也。”

王说，曰：“《诗》云：‘他人有心，予忖度之。’夫子之谓也。夫我乃行之，反而求之，不得吾心。夫子言之，于我心有戚戚焉。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，何也？”

曰：“有复于王者曰：‘吾力足以举百钧，而不足以举一羽；明足以察秋毫之末，而不见舆薪。’则王许之乎？”

曰：“否。”

“今恩足以及禽兽，而功不至于百姓者，**独**何与？**然则**一羽之不举，**为**不用力焉；**舆薪**之不见，**为**不用明焉；百姓之不见保，**为**不用恩焉。故王之不**王**，**不为也，非不能也。**”

曰：“不为者与不能者之**形何以异**？”

曰：“挟**太山**以超北海，**语**人曰：‘我不能。’**是诚**不能也。**为**长者折**枝**，**语**人曰：‘我不能。’**是不为也，非不能也。**故王之不**王**，**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**；王之不**王**，**是折枝之类也。**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；幼吾幼，以及人之幼：天下可运于掌。《诗》云：‘**刑于寡妻**，至于兄弟，以御于家邦。’言举**斯心**加诸**彼而已**。故推恩足以保四海，不推恩**无以保妻子**。**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**，无他焉，**善推其所为而已矣**。今恩足以及禽兽，而功不至于百姓者，**独**何与？**权**，然后知轻重；**度**，然后知长短。物皆**然**，心为**甚**。王请**度**之！”

“抑**王兴甲兵**，危士臣，**构怨于诸侯**，然后快于心与？”

王曰：“否，吾何快于是？将以求吾所大**欲**也。”

曰：“王之所大**欲**，可得闻与？”

王笑而不言。

曰：“为**肥甘**不足于口与？轻暖不足于体与？抑为**采色**不足视于目与？**声音**不足听于耳与？**便嬖**不足使令于前与？王之诸臣**皆**足以供之，而王岂为**是**哉？”

曰：“否，吾不为**是**也。”

曰：“**然则**王之所大**欲**可知**已**：**欲**辟土地，**朝**秦楚，**莅**中国而抚四夷也。以**若**所为，求**若**所欲，**犹缘木而求鱼也。**”

王曰：“若是其**甚**与？”

曰：“**殆**有**甚**焉。**缘木求鱼**，虽不得鱼，无后灾；以**若**所为，求**若**所欲，**尽心力而为之**，后必有灾。”

曰：“可得闻与？”

曰：“邹人与楚人战，则王以为**孰**胜？”

曰：“楚人胜。”

曰：“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，寡固不可以敌众，弱固不可以敌强。海内之地，方千里者九，齐集有其一。以一服八，何以异于邹敌楚哉？盖亦反其本矣？今王发政施仁，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，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，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，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，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诉于王。其若是，孰能御之？”

王曰：“吾惛，不能进于是矣。愿夫子辅吾志，明以教我。我虽不敏，请尝试之。”

曰：“无恒产而有恒心者，惟士为能。若民，则无恒产，因无恒心。苟无恒心，放辟邪侈，无不为已。及陷于罪，然后从而刑之，是罔民也。焉有仁人在位，罔民而可为也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，必使仰足以事父母，俯足以畜妻子，乐岁终身饱，凶年免于死亡；然后驱而之善，故民之从之也轻。今也制民之产，仰不足以事父母，俯不足以畜妻子，乐岁终身苦，凶年不免于死亡。此惟救死而恐不赡，奚暇治礼义哉？王欲行之，则盍反其本矣：五亩之宅，树之以桑，五十者可以衣帛矣；鸡、豚、狗、彘之畜，无失其时，七十者可以食肉矣；百亩之田，勿夺其时，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；谨庠序之教，申之以孝悌之义，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。老者衣帛食肉，黎民不饥不寒，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”

【参考译文】

齐桓公、晋文公（称霸）的事

齐宣王问（孟子）说：“齐桓公、晋文公（称霸）的事，（我）可以听听吗？”

孟子回答说：“孔子这些人中没有谈论齐桓公、晋文公（称霸）的事的，因此后世没有流传，我没有听说过这些事。如果一定要说一说，那么（还是说行王道（的事）吧？”

（齐宣王）说：“德行如何就可以行王道呢？”

（孟子）说：“安养百姓就能行王道，没有人可以阻止他。”

（齐宣王）说：“像我（这样的人），可以安养百姓吗？”

（孟子）说：“可以。”

（齐宣王）说：“从哪儿知道我可以呢？”

（孟子）说：“我听胡龁说：大王坐在堂上，有个牵牛从堂下走过的人，大王看见他，问道：‘牛（牵）到哪里去？’（那人）回答说：‘准备用它的血涂钟行祭。’大王说：‘放了它！我不忍心（看到）它恐惧战栗的样子，如此没有罪过却走向绝境。’（那人）回答道：‘既然如此，那么废除涂钟行祭（的仪式）吗？’

（大王）说：‘怎么可以废除呢？用羊来替换它。’不知道有这件事吗？”

（齐宣王）说：“有这件事。”

（孟子）说：“这样的心就足以行王道了。百姓都认为大王吝惜（一头牛），

而我**本来**就知道您是（出于）不忍心。”

齐宣王说：“**是的，的确有**（对我有这种误解的）百姓。虽然齐国（土地）**狭小**，我又怎么会**吝惜**一头牛？**就是**不忍（看）它**恐惧战栗**的样子，**如此**没有罪过却要**走向**绝境，**所以**用羊来**替换**它。”

（孟子）说：“您不要**对百姓认为大王吝嗇感到奇怪**。（大王）用**小的动物替换大的动物**，他们怎么知道大王的用心呢？大王如果**哀怜**牛没有罪过却要**走向**绝境，那么牛和羊（有）什么**区别**呢？”

齐宣王笑着说：“**这究竟**是什么想法呢？我**不是吝惜**钱财，才用羊来**替换**牛，（您这么一说）**百姓认为我吝嗇是理所当然**的啊。”

（孟子）说：“没有什么关系啊，**这就是**行仁政的**方式**，（只是大王）看到了牛却没看到羊。君子对于飞禽走兽，看见它活着，便不忍心看它死；听到它的声音，便不忍心吃它的肉。**因此**君子远离**厨房**。”

齐宣王**高兴**了，说：“《诗》说，‘别人有（什么）心思，我能够**揣测**到。’（这话）说的就是**您**（这样的人）啊。我**这样**做了，**回头**推求原因，（却）不能明白自己的心思。**您**说这些，我的心（真是）**有所触动**啊。这种心思符合**行王道的原因**，**是**什么呢？”

（孟子）说：“（如果）有人**向大王禀报**说：‘我的力气足以举起三千斤，却不能够举起一根羽毛；（我的）**视力**足以看清**鸟兽秋天所生的细毛的尖端**，却看不到**整车的柴火**。’那么，大王**认可**这话吗？”

（齐宣王）说：“不。”

（孟子说）：“如今（大王的）德惠足以推及禽兽，但是功效达不到百姓身上，**却是**为什么呢？**既然这样，那么**一根羽毛举不起来，**是因为**不用力气；**整车的柴火**看不到，**是因为**不用**视力**；百姓没有**受到**爱护，**是因为**不肯施布德惠。所以大王不能**行王道**，**是**不肯做，而不是做不到。”

（齐宣王）说：“不肯做与做不到的**表现怎么区分**？”

（孟子）说：“挟着**泰山**跃过北海，**告诉**别人说：‘我做不到。’**这确实**做不到。为长者按摩**肢体**，**告诉**别人说：‘我做不到。’**这是**不肯做，而不是做不到。所以大王不能**行王道**，**不是**挟着泰山跃过北海**这类事**；大王不能**行王道**，**这是**为长者按摩**肢体这类事**。**敬爱**自家的**老人**，从而推广到（敬爱）别人家的**老人**；**爱护**自家的小**孩**，从而推广到（爱护）别人家的**小孩**：（照这样去做，）天下（很容易治理，）可以在**手掌上转动**。《诗》说：‘**给自己的妻子做榜样**，推广到兄弟，进而**治理**好家和**国**。’（这）是说拿**这样**的心思施加到**别人**身上**罢了**。所以，推广德惠就足以**安定**天下，不推广德惠就**没有什么办法来安抚**妻子儿女。古代（的圣）人远远超过普通人的**原因**，没有别的，就是**善于**推广他们的（好）行为**罢了**。如今（大王的）德惠足以推及禽兽，但是功效达不到百姓身上，**却是**为什么呢？**称量**了，然后知道是轻是重；**丈量**了，然后知道是长是短。任何事物都是**如此**，人心更是这样。请大王**衡量**到底该怎么做吧！”

“**难道**大王想**发动战争**，使将士处于险境，**与**各诸侯国**结怨**，然后**心里（才）痛快**吗？”

齐宣王说：“不，我怎么会**这样做（才）痛快**呢？（我）是打算（用这样的方式）求得我最**想要**的东西。”

（孟子）说：“大王最**想要**的东西（是什么），（我）可以听听吗？”

齐宣王（只是）笑，却不说话。

（孟子）说：“是因为**美味的食物**不够吃呢？轻软暖和的衣服不够穿呢？**还**

是因为绚丽的颜色不够眼睛看呢？（美妙的）音乐不够耳朵听呢？大王左右受宠爱的人不够在面前使唤呢？大王的诸位臣下都能充分地提供这些，大王难道是因为这些吗？”

（齐宣王）说：“不是的，我不是因为这些。”

（孟子）说：“既然这样，那么大王最想要的东西（我）就可以知道了：（大王）是想要开辟疆土，使秦、楚来朝见，统治中原地区，安抚四方的少数民族。（但是）以这样的做法，去谋求这些想要的东西，（方向、方法不对，一定达不到目的，）就像爬上树去找鱼。”

齐宣王说：“（真的）像（您说的）这么严重吗？”

（孟子）说：“恐怕（比这）还严重。爬到树上去找鱼，虽然找不到鱼，却没有什后祸：（假如）以这样的做法，去谋求这些想要的东西，又尽心尽力地去做，此后必然有灾祸。”

（齐宣王）说：“（我）可以听听吗？”

（孟子）说：“（如果）邹国人和楚国人打仗，那么大王认为谁会胜呢？”

（齐宣王）说：“楚国人会胜。”

（孟子）说：“既然这样，那么小国本来不可以对抗大国，人少的国家本来不可以对抗人多的国家，弱国本来不可以对抗强国。天下的土地，纵横各一千里的地方有九块，齐国的土地总算起来，也只有九分之一。以一份力量去降服八份，（这）怎么与邹国对抗楚国区分呢？（大王）为什么不回到根本上来呢？如果大王发布政令，施行仁政，使得天下做官的人都想站在大王的朝廷上（做官），种田的人都想到大王的田野来耕作，做生意的人都想（把货物）储存在大王的市场上，旅行的人都想在大王的道路上行走，各国那些憎恨他们君主的人都想来向大王奔走求告。如果像这样，谁还能阻止大王统一天下呢？”

齐宣王说：“我糊涂，不能达到这一步。希望您帮助（实现）我的志愿，明白地指教我。我虽然愚钝，请让我试行相关的做法。”

（孟子）说：“没有可以长久维持生活的固定财产，却有长久不变的善心，只有有道德操守的读书人才能做到。至于普通百姓，没有固定的财产，因而就没有长久不变的心。如果没有长久不变的善心，就会不遵守礼义法度，无所不为。等到犯了罪，然后接着就处罚他们，这样做是陷害百姓。哪有仁爱的人在位，却可以做（这种）陷害百姓的事呢？所以英明的君主规定百姓的产业，一定使（他们）上能赡养父母，下能养活妻子儿女，丰年能够温饱，荒年也不至于饿死；然后驱使他们向善，所以普通百姓很容易地跟着国君走。如今规定百姓的产业，上不足以赡养父母，下不能养活妻子儿女，丰年也总是生活困苦，荒年免不了要饿死。这样，只是（使自己）摆脱死亡还怕不足，哪里还顾得上讲求礼义呢？大王想要施行仁政，为什么不回到根本上来呢：（给每家）五亩地的住宅，种上桑树，五十岁的人就可以穿丝织的衣服了；鸡、小猪、狗、猪这些家畜，不错过它们生产繁殖的时节，七十岁的人就可以吃上肉了；（给每家）一百亩的耕田，不耽误适宜种植、收获庄稼的时节，八口人的家庭就可以不挨饿了；慎重办理学校教育，拿善事父母、敬爱兄长的道理告诫普通百姓，（年轻人懂得敬老，都来代劳，）头发花白的老人不会在路上背着或顶着东西了。老人能穿丝织的衣服、吃上肉，百姓不挨饿不受冻，这样却还不能行王道，没有这种情况。”